



小矿工

大 群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001544

001920

小矿工

大群著
范一辛繪圖



一九五八年七月廿書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抗日戰爭時期，小牛的爸爸因為帶領工人反抗日本侵略者，被敵人悶死在礦井里了。小牛的媽媽也被鬼子和漢奸賣了。小牛恨透了鬼子，決心要報仇，要求舅舅介紹他到煤礦里工作。在礦山里，他受到了鬼子和漢奸的種種虐待，但也受到了礦工們的愛護。他給黨的地下組織和進步的礦工做了許多事情。後來，礦里出事了，一些同志犧牲了，鬼子要抓他，他就上山當游擊隊去了。

小 礦 工

大 群 著

范一辛繪圖·裝幀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

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文0063(初中)

開本787×1092 耗1/28 印張1 6/7 字數30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3次印刷

印數24001—38000 定價(3) 0.15元

爸爸昨天領來薪水。媽媽早晨起來，沒顧得洗臉，趕忙用濕手巾擦擦眼窩，拿起還剩有十來個齒子的木梳攏了几下頭髮，提個破口袋去配給所領口糧。媽媽臨走出屋子時看了我一眼。她尋思我還沒醒呢，其實，貓吹氣我都能醒。

早晚天氣還很涼呢。媽媽把蓋在我身上的夾襖拿下去穿上了。這可够嗆，我渾身就蓋個巴掌大的破毯子頭了。心里說涼，渾身就打冷顫，我一噴鼻子，脖子一縮，抱成個團團，鼻子尖碰到膝蓋上了。媽媽看我這個樣，把夾襖脫下來又給我蓋上了。這可好，她身上就剩一件納着各種顏色补丁的破絨衣了。

媽媽走出屋子，我心里覺得不是個滋味，我太不愛媽媽了，把媽媽凍着可怎麼辦呢！我扑楞一下子跳下了炕，提拉着夾襖就往屋外跑。媽媽這時已經走出胡同了，我扯開嗓子喊了聲：“媽媽！”她沒有聽見。

吱——，對面房子的門開了個縫，露出個小臉，看見我這渾身沒挂一絲綫頭的樣子，她划着臉蛋羞我，然後回手一下子把門關上了。我一看，是從鄉下來的那個金妞子，心里可就動火了，把

嘴对她用勁一撇，心里說：“你美啥？你是姑娘家还穿露屁股的褲子呢。”我也使勁一下子关上了房門，这个响动是还给她听的。回屋來，我往炕上一躺，盖上夾襖，一眼看到牆上，——哎哟，心里好后悔！方才关门用勁太大了，把捡來貼在牆上的十几个花烟盒，都給震掉下來了。这是我心爱的画呀。我把拳头在鼻尖前一晃，心里說：“小鬼丫头，等我抓住你，不叫你哭鼻子才怪呢。”其实我明着不敢惹人家，她爸爸金大爺別看是个干巴老头子，他的一个大拇指头比我全身的力气还大呢；还有，人家哪回買糖都分給我一半呢。想到这里，我就不生气了，打了个哈欠，困勁又上來了，上眼皮一硬又睡着了。

……媽媽回來了，背回來比雪还白的面，手里托着紅糖，送到我的嘴上，对我說：“小牛快起來，給你包糖餠吃。”可把我饞坏了，伸出舌头就舐……

砰！砰！“小冤羔子，快起來，懶骨头貨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睜开眼睛一看，站在我跟前的哪里是媽媽，是事务所的把头腿子，馬二長脖子。他用木头棒子敲着炕沿。我爬起來，往炕里躲了躲。他对着我的腦袋把棒子举起來，我吓得“媽呀”叫了一声。可是他的棒子沒有落在我的头頂上，把我披着的破夾襖給挑扔在地下了。他唾沫星子噴我一臉，喊道：“快把大日本的旗挂出去，皇軍又打大勝仗了，把‘支那’的一个大城占領了！”他神气十足，一脚踹开了房門，罵罵嚷嚷地走了。

我用手擦着臉上的唾沫星子，一面說着：“驢屎馬尿，一擦都

掉！”接着我就狠狠地罵开了：“往上数有日本人、大把头、二把头、三把头，你算个秃老儿！金大爺說过，瓦盆一套一套的，你是最小的那个尿盆子。”也不知昨天沒吃飽怎的，渾身沒有一点精神，扯長声地打了个哈欠，腦袋又糊糊塗塗。剛一搭拉腦袋，覺得耳边有脚步声，我心里一动，睜开眼睛一看，果然是媽媽回來了。我一下子跳起來，扑到媽媽怀里。

媽媽問我怎的。我說，馬二長脖子來啦，讓挂日本子旗。……說着，一看媽媽放在炕边桌子上的口袋，吓！里边裝着一塊塊的硬东西。我又想起方才做的夢來了。虽然口袋里不是糖餠，也許是饅头什么的呢！我往口袋跟前边走边說：“媽媽，是饅头？快給我一个，餓的我腸子都貼到肚皮上了。”乐得我把腿絆在媽媽脚上了，差点摔了个倒栽葱。

媽媽沒言語，背过臉去，臉上露出來一絲苦笑。

等我打开口袋一看，里边是長綠毛的一疙瘩一塊的橡子面。我使勁掰开了一个疙瘩，一股辣味嗆鼻子。我也不知怎的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刷刷地掉下來了。媽媽用袖头給我擦着眼泪說，等爸爸回來給你買个饅头吃。她說着，端出來少半瓢苞米面，說是拌合在橡子面里蒸窩窩头。她摸着我的头頂說：“爸爸有好几天沒吃頓飽飯了，要是再不吃上頓飽飯，就不能下井子了。”又对我說：“小牛，快把旗插出去，不然一会催命鬼來时，又得找麻煩。”她从衣袋里掏出領面的几个零星錢数着，又自言自語着：“眼看冬天來了，还得買兩塊草帘子堵窗戶，不然还不得活活地冻沾在炕

上？”

我从破布包里翻出揉皱得像屎尿布子似的日本旗，套在一根陈秫秸上，忙到屋外去插旗。我个子太矮了，登在一块砖头上，踮着脚，老半天也没插好，心里正火急呢，有人在身后把我脚尖下垫着的砖头给踢动了一下，差一点闹得我摔个斤斗。我扭头一看，是金妞。我气的眼睛一瞪说：“告诉你，我要是动了气，可不管你是什么头还是小子，一样儿揍你！”

她把手背在身后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笨哪，那个小孩好笨哪！”

我一着急，旗从手里掉下来了，秫秸也折成两截了。我转过



身来，脸火热，连耳朵根子都发烧，刚要发顿暴脾气，金妞子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到前边来，原来她拿着个黄登登的大饼子！她说：“我爸让我给你送饼子来的，是我给你挑个大个的。”

我咽着唾沫，瞪着眼睛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没有伸手去接。金妞向我跟前走了几步，伸着胳膊，饼子都碰我肚子上了。我这才伸手接过来：“金妞，下回可别闹了，插不上旗急的我心里冒火，你不信摸摸，心像打鼓似地跳呢。”金妞小嘴一撇说：“看你脸红的像个斗架的公鸡！”

我和金妞跑到松花江岸上玩了一会，等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妈妈在烧火，笼屉周围冒着白气。我随手搬个木头蹲子，坐在妈妈身旁，把剩下的少半个饼子给了妈妈。她摸着我的脸说：“留着你吃吧！”可我非给她吃才行。她接过去掰开闻了闻，又用舌尖舐了舐，说：“这可是纯粹苞米面的，放在笼屉上等气熏热了，留给你爸爸回来吃，那他就算开荤了。”

我又告诉她，这饼子是金妞从乡下姥姥家弄来的。听说她装在枕头最里边，警察狗子连踹带踢检查了好几遍，也没检查出来。金妞说，要是检查出来，警察狗子得把她的头髮一根根拔下来……

妈妈心里很急躁，她站起来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爸爸该回来啦，看看太阳影子都爬上牆角了。我得去趟医院，问问金大爷去。”

还没等妈妈后脚迈出房门坎呢，就听外边有人拚命地喊：“可出大祸了！第二井子冒顶（注）啦！”

“几井子？几井子？”媽媽說着身子一軟，撲冬一聲坐在門坎子上了。

把我給吓傻了。媽媽嘴里吐着白沫，老半天才爬起來，狠勁地抓住我的胳膊說：“小牛快回屋里來！”她渾身直哆嗦，点上一縷子香，插在山神牌位的香爐里，拉着我跪下叩响头，叨念着：“保佑他回來吧！他是好人哪！山神爺，我許下長願，給你燒高香！……”最后她簡直說不出声音來了。

我也哭起來了，我的爸爸多好啊！他可不像別人的爸爸，回來喝得醉醺醺的，揪着孩子的瘦脖子死命搯。我爸爸一滴酒都不沾唇，有事一發愁也不打人也不罵人，就是一連串地打几个唉声。有时連唉声也不打，咬着嘴唇想心事，越想越皺眉毛，有时用拳头搯着桌子，大声說：“想办法！有办法！”冬天冻得我躲在他怀里打哆嗦，他緊緊地摟着我，我問：“爸爸，你天天去刨煤，怎么咱們不能多燒一点呢？”

爸爸說：“孩子，那煤是人家鬼子和把头的！”

我可有气了，說：“我媽說，你和我都是金命生人，怎还不如人家呢？大前天馬二長脖子把我們一群孩子抓去，往把头大扒皮花園里搬花盆，我看見他的兒子坐在院子里涼棚底下，有一个老媽子給他搨着扇子；他吃燒鷄，光啃胸脯……”

“孩子，你長大就懂了。”

我說：“那你上回和金大爺他們几个人說，有錢人都是喝咱

〔注〕 冒頂是指礦井發生了倒塌事故。

們窮人的血活着的……”

爸爸打斷了我的話頭說：“孩子，这是大人說的話，往后可別对別人說呀！”又对着我的耳朵說：“別把媽媽驚醒了。”他打个呵欠，用嘴親我一下說：“我可困到家了，明天还得下井子干活，咱倆一齐睡，我数数看誰先睡着：一二三……”誰知数到十几呀，我枕着爸爸的胳膊睡着了。

今天早晨爸爸一醒我就醒了，他用手托着我的下巴說：“你生來就是礦工的命，天亮就醒。”把我摟在他怀里，給我梳头，又逗我說：“看你这几根頭髮像乱草。”他用木梳給我攏着，一面往手掌心吐几口唾沫，往我頭頂上抹，还說，“我非把你这几根毛制服不可！……”

現在，我再也沒有爸爸了。

……媽媽哭昏了几次。金大爺和舅舅下班回來，才把她抬上炕。我嗓子都哭啞了，金妞扶着我，也哭。

第二天，我們这排家屬住宅，家家的烟囪都不冒烟了。刘二嬸投江死了，臨死前把一个几个月的孩子綁在桌子上，留下个紙条，上面寫着：“誰养活这孩子，今后就是你的兒子；要是活活餓死的話，求求好心的人，勤快的人，把他扔在江里，好讓我們全家死后团圓！”我們对門閻大奶奶也上吊死了。……

媽媽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兩三天了，滴水沒沾牙，急的我摟着舅舅的腿哭的上气不接下气。可是舅舅呢，从出事那天到現在，兩眼直直的，嘴里老是这么一句話：“哎！往后可怎么过呀！”

第四天头上，媽媽不时地睜开眼睛，仍然看見我就哭。媽哭我也哭。金大爺不上班就過來劝劝；他不在家呢，金妞就過來陪着掉眼泪。

李大嬸送一碗苞米面的糊糊粥來，媽媽睜开網着紅絲的眼睛，看了一眼，又慢慢地閉上了。我說：“媽，你吃粥吧，你不吃我也不吃！……”

媽媽讓我把她的腦袋用枕头往高墊一墊，她仰臉躺着，張开了嘴，我就一匙匙往她嘴里倒糊粥。她咽的很慢，眼角拌着兩顆淺黃色的泪珠。这时我好像个懂事的小大人了，輕輕地給媽媽拭去了腮边的泪珠。

金大爺又劝媽媽說：“妞她大嬸呀！你要打起精神來，你要再有个三長兩短，孩子交給誰呢！你要咬緊牙齦子，好歹活下去，把孩子拉扯大，別讓他成孤兒，那你才对得起老程大兄弟呢。”

媽媽一边掉着泪，一边点着头，鼻子抽搐着，渾身直顫抖……

第二天，她就咬着牙起了炕。她的話更少了，十天半月也看不見她露一絲笑容。对我可管的嚴起來了，簡直連房門口都不讓出去，老守在她身边才好咧。她每宿睡很少的覺，总是剛迷迷糊糊地睡會兒，也不知怎的，身子一哆嗦，就醒了，忙用手摸着我，才又不动了。我怕媽媽伤心，也比往日懂事多了，輕易不出門去

乱逛蕩了。金妞她真好，老和媽坐在对面，大嬸長大嬸短地說這說那，給媽媽开心思。

按礦里規章，應該發給俺家撫恤金。媽媽对我說：“小牛，等媽把——錢（她是在嗓子眼里說的）領到手，媽供你念書，好跳出这个火炕去。”她說着說着又哭起來了。

可是，今天領，明天領，松花江眼看着封了冻，這筆賣命的錢到了兒也沒領下來。礦里后來說，冒頂子的事情沒有調查清楚，是不發給的。

我們娘倆怎么活着呢？老靠着金大爺和舅舅每月補助点，是不够的。媽媽一天到晚給人家洗衣服，补衣服。富錦这个小城很窮，哪有多少人家拆洗衣服呢！天冷起來了，一天比一天难过了。媽媽一天熬得眼睛紅，腰酸的直不起來，膀子痛的抬不起來，洗衣服搓得滿手血泡，一天也賺不到兩角錢。可是她是个剛強的人，不願意手心朝上向人家要东西。她对我說：“你爸爸活着那陣常說，人窮要窮得有骨气！”

日本統治下的富錦縣哪，是个多么黑暗的世界！在靠着縣城的松花江里，每天总有被槍殺和被刀子扎死的人在里面漂着，街头常常走着三五成串的、披着稻草袋子赤着脚要飯的人。

这一天天還沒放亮呢，媽媽就到街上去取衣服。眼看太陽出來一竿子高了，还不見回來。我兩頓沒吃飯了，餓的肚子咕碌咕碌响，腰一直起來腸子生痛。金妞回鄉下去了，金大爺和舅舅都几天沒有回來了，一时沒地方找吃的去。我挺着腰到路上去接媽



媽。每天媽都是順着江沿往家里走。我穿着一件掩不住肉的破單衣，赤着兩個腳板子，說真的，我哪還像孩子樣，瘦黑發黃的臉上，兩只大眼睛深陷進眼窩里去了。走一步渾身凍得直打寒顫。我實在凍得耐不住了，索性一跳一跳跑起來，跑到十字路口，覺得頭漲大起來了，眼睛直冒金花，想

咽口唾沫，嘴里都沒有了，只好背靠着牆站在那兒。

過了一会，涼風吹得我腦子清醒了些，一回头，看見牆角放着一個垃圾箱子，一條大黑狗伸着血紅的舌头，正在舐着一堆鷄毛。我也不知怎的，就湊到箱子跟前，把兩只手插到箱子里翻起來，從一堆白菜葉子里，摸着一個白菜根子，拿起來就往嘴里填。

忽然背後有人叫：“小牛，小牛！”我回頭一看，是媽媽回來了，她頭髮上沾着一層白花花的霜花，兩手空空的，緊抱着肩向我走來，看樣子今日是沒攬着活計了。我偷偷地把手里還剩有半

口的白菜根子扔下，走到她跟前一看，她那深陷的眼窩里，早已含滿了眼淚。她說：“小牛，你吃什麼？”我把頭低下了，半天沒有做聲。當媽媽的手慢慢扶起我的腦袋的時候，我看見眼淚順着她臉上一滴滴淌下來。我叫了一聲“媽！”說：“我實在餓的挺不住了！”

媽媽叫了聲“小牛！”緊緊抱着我，用袖頭擦着眼睛，咬着嘴唇，像不認識我似的，看了我老半天。

我和媽媽一步挪不了四寸遠，往家里走着，忽聽背後有人喊：“前邊走的是小牛嗎！”

我們娘倆回頭一看，是看勞工棚子的劉大爺提着飯盒走來啦。他一看清我是赤着腳的，就吱呀了一聲，說：“老程大妹子，這不把孩子腳凍壞了嗎？”

我看着媽媽，苦着臉說：“劉大爺，媽說有錢時給我買雙草鞋，還要掌上皮底



呢！”我挺着肚子說得可起勁了。

“这小子，和他爸爸一样，真硬！老程大妹子，明天我开餉，你求他們到工棚子找我取塊錢來，給孩子買双鞋。”刘大爺皺着眉头，走了几步又停下來，等我走到跟前，他从飯盒里拿出兩張煎餅，塞在我手里。我不要，一边往回遞一边說：“刘大爺你吃什么呀！”

他对我做个鬼臉：“拿去吧小子，別磨牙蹭嘴的啦！”他把嘴一張又說，“我喝西北風也能挺三天。”一說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媽媽始終一声沒言語。

我把煎餅扯开兩半說：“媽，你也吃点吧，我有一半就够了。”

“就兩張煎餅还分个啥，你吃了吧！”媽媽板着臉說。

我含着眼泪把兩張煎餅吃下去了。

我們娘倆就这样半飢半飽地过着無头的苦日子。媽媽的希望是到开春有野菜吃，就能活下去了。

剩几天就过年了。礦里把头大扒皮找媽去一趟。我們娘倆想，大概是要發錢了。可是又使我和媽媽想起爸爸來了。媽媽是擦着眼泪到礦里去的。

天黑了，媽媽才从礦里回來。她一進屋，就一头扎在炕上，我問她什么話她也不答一句。

金大爺回來，媽对他說：“礦里不給撫恤金了，說这次事故不是冒頂……”

金大爺沉默老半天才說：“对呀，讓他們說吧！”他把事情的經過向媽媽講了。

原來，爸爸他們正在井子里干活，日本鬼子和把头提着鞭子監工，大家成天吃不飽飯，又不讓休息，累的人們都喘不上气來了。一个劳工昏倒在地下了。日本鬼子上去对准他心口窩就踢了几脚，那人立刻嘴里吐白沫子，鼻孔流血，眼看就要咽气了。大家一看眼睛都紅了，扔下鉄鍬都赶過來搶救。可是把头用鞭子抽打着大家。“通通打死的！”日本鬼子喊着，掄起鉄鍬又劈倒了好几个。我爸爸就大喊一声：“我們和鬼子拚命吧！”工人們一頓大鉄鍬把鬼子和把头都拍死了。井子上边的鬼子知道了这情况，忙着把井口堵死了，說是里边瓦斯爆炸了。鬼子們是怕井上的工人們得到消息会起來反抗，所以事情过了几个月，才露出經過的風声來。

媽媽听金大爺說着，瞪起眼睛半天沒言語，后来一把將我摟在怀里，臉貼着我的臉說：“小牛，你親媽媽不？你爱媽媽不？要記住爸爸是怎么死的呀！”

我把腦袋埋在媽媽的怀里。

媽媽又看着金大爺，嘴張了好几次，到底沒有說出啥話來。看得出她是有話要說，怀着滿腹心事呢！

夜里舅舅回來了，媽媽和他嘮了半宿，第二天她眼睛都哭紅了。

吃完早飯，媽媽拉着我的手到舅舅屋里去，一迈門坎就叨

念：“迈过舅舅的門坎，免难又免灾，長命过百。”然后就讓我給山神牌位叩头，弄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这天是旧曆年三十的夜晚。風卷着大雪吼吼叫，冻得我緊緊挤在媽媽怀里。媽媽今夜也格外親我，过一会就和我貼貼臉。……我想一定是过年过节她想起爸爸來了。我心里也难受起來了。

下半夜，我给冻醒了。風从头顶破窗眼里呜呜地往屋里灌，屋篷頂破膠合板子直搨，像嘆气似的，要塌下來了。我用手摸了半天，摸不着媽媽了。我坐起身子，喊：“媽媽！”

忽然有个人抱住了我，他說：“小牛，快躺下。”

我听出來是舅舅的声音。我觉得事情不好，掙脫他的手，边往地下爬边喊：“我找媽媽！我要媽媽！”

舅舅从炕上爬起來，一把將我按在炕上說：“好孩子听話，媽媽下鄉給你找米去了。今后你就和舅舅在一起过吧！……”他嗓子發硬，說不出話來了。

我大哭起來，非找媽媽去不可。舅舅死死地抱着我不放开。我用嘴把他的肩膀都啃出血了。

这时街里鞭炮齐鳴，有錢人家正迎接財神呢！

我哭干了嗓子，昏迷在舅舅怀里了。

三

我懶懶快快地病了一个星期，吃飯都不知道味。每天夜里总

是夢見媽媽回來，有时她給我盖被，有时摟着我，“小牛，小牛！”地叫我，睜开眼睛一場空，我又馬上合上眼睛，尋思再夢見媽媽，拉住她的手不讓她离开我，可是再也睡不着了。每次夢見媽媽我都忘了問她是上哪里去了。夢見一次媽媽，我就飽飽地哭上一陣子。早晨一爬起來，披上媽媽留下的夾襖，拿起媽媽臨走那天夜里給我补的破袜子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……

一連有一星期，舅舅上班就把我鎖在屋子里，老是囑咐我這句話：“孩子，你要听話，千万別出屋，咱們窮人腦皮薄，惹不起人家，得躲着人家。”

舅舅是个有酒可以不吃飯的人，兩盅酒灌下肚子，眼睛就瞪得又圓又紅。喝醉回來不吵不嚷，四脚拉叉往炕上一躺，翻過來倒过去老是說那么一句話：“死了，死了，早死早好！”

他每天下班回來，先从一个掏开的窗戶眼里往屋里看看，然后开鎖，一進屋就掉眼泪。我只知道舅舅是个苦人，一年前我們这里鬧傳染病，舅舅下井子回來，舅母和我兩個表兄弟都被日本人拉去活埋了，从此舅舅的脾气就更古怪起來。

冬天里，“針鼻大的窟窿斗口大的風”，从破窗戶眼里往里灌，金大爺回來，找塊紙給糊上了。誰知舅舅一回來，跳着脚喊：“誰給糊的！……”几乎罵人家一頓。后來我告訴他，是金大爺給糊的，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一边嘆气一边說：“他知道个什么呀！”又緊緊地摟着我哭起來了。

晚上，我糊糊塗塗地還沒睡实着呢，金大爺回來了，提一瓶

子白干酒，一条腌黄瓜，跟我舅舅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也没有用碗斟酒，也没有用刀子切黄瓜，又是他们矿工的吃法，“人嘴对瓶子嘴的仰脖酒”。

三口酒灌下肚，舅舅打了个唉声，就嘞起来了。

“老金大哥！我还是这句话呀，死了，死了，早死早好！人生在世有啥意思呢？牛他爸爸妈妈都是好强的人呀，结果不就是落得这般地步吗？老金大哥，你不知道底细呀！”舅舅回手给我盖了盖破夹袄。我紧紧闭着眼睛，装睡得很死，用心地听下去。舅舅又呷口酒，叭哒叭哒嘴，咬口黄瓜，又说下去，“小牛爸爸死后，牛他妈没有领着分文抚恤金，把头还说这次井子里暴动是小牛他爸爸领的头，就立逼着要这几个月的房钱，如果不给的话，就要把小牛抓去，说是小红匪，来个剪草除根。你说这么大的孩子，连一个苍蝇都没有祸害死过，他有什么罪过呢？”

两个人谁也不吱声了，静了老半天。哧——，金大爷划着了一根火柴，点着了烟，一口烟一口酒，连抽带喝。

舅舅又讲下去：“把头大扒皮说是夫债妻还，硬逼着把小牛他妈给卖了，不然就要剪草除根。这他妈的还有人道吗？”舅舅声音颤抖地叫骂着。

我的两泡热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心口窝堵的喘不上一口气来，我要喊一声妈妈……这时舅舅又说下去了。

“唉！金大哥呀！小牛他妈是叫人家五花大绑走的呀！她临走时说，到哈尔滨我投松花江一死，我的尸首逆着水也要漂回

来，看看我的小牛……金大哥呀，我爸爸妈妈死的时候，我妹妹才九岁，我把她抚养大啦，找了个对心的人，结果落了个这样下场！她临走时站在窗户外边，老半天，掏开个窗户眼子，脸贴在窗框上，眼泪都把窗纸润湿了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呀！我一看见这个窗户眼子，就想起了妹妹……”舅舅泣不成声地哭起来了。

眼泪都顺眼角流到我的耳朵眼里去了。我轻轻地翻了下身子。

金大爷放下了酒瓶子，把烟袋锅里的灰磕掉了，说：“老周哇，这不是命，这个世道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！老程死的很有骨气呀，他够的上个中国人哪！他们打死了鬼子和把头，这次暴动可给咱们矿工心里点了把火呀！这几个月来，鬼子和把头都不敢下井子。采煤量也大大的减少了。鬼子虽然又把劳工区多围上了几层铁丝网，可他们妄想让劳工给他们多采煤，那是办不到呀！……老周哇，你要对得起你妹妹，就是要把小牛抚养大，把这事要有根有蔓地告诉他。小牛是个有心眼的孩子，他会永远记住这笔账的！”

我也再憋不住了，叫了一声妈，哇地哭起来了。

舅舅还不知道我是听了他和金大爷谈话才哭的呢。他以为我又是在梦里看见妈妈了呢。……

这一宿我没有再哭叫吵闹，只是干流眼泪，我心里产生了好多种想法，我一定要到矿上去，跟矿上的日本鬼子打打交道，替

爸爸媽媽報仇；我又想到處找媽媽去，哪怕在天邊上呢！

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我對舅舅說：“舅舅，你從今後不要鎖門啦，我一定聽你的話，你叫我干啥我干啥，絕對不亂跑。”

舅舅當時很高興，答應了我的要求。這天下午金妞又從鄉下回來了，屁股還未沾炕呢，就跑到我們屋里來。看我不哭也不叫了，她很高興，把從姥姥家拿來的紅棗，連筐都挎過來讓我吃個飽。並且說，她在鄉下天天想念我，耽心怕我哭出病來。

打金妞回來以後，我倆就天天出門撿煤核。金妞計劃着，我們撿煤核積下一些錢，就能去念書。她還對我說，兩個人積錢不夠兩個人念書用，就先讓我一個人念。

有一天撿煤核回來，我說：“金妞，我要當礦工去啦！”

她一听，有點慌了神地說：“你要離開我呀！那我也不撿煤核啦！沒有你在一起，野孩子和小日本崽子該欺負我了。”

我安慰她說：“我當礦工下班還回家來呀！再說，我在礦山要能撈到一些錢，就供你念書去，你也不用撿煤核了。”

金妞听着，一時楞住了：“你真要當礦工，離開我呀？”接着她又說：“哪個礦山要你呀，你能干個啥！”

我一噴鼻子說：“我天大事都能干！我偏去當礦工，你別管我！”說着使勁一甩袖子。

金妞一邊抽擗鼻子一邊說：“誰愛管你，我回姥姥家去，那里要什么都現成，誰稀罕撿這玩藝！”她說着，想從筐里挑出兩塊煤核扔掉，可是挑了老半天，才挑出手指蓋大的兩塊，比量老半天，

仍在腳下還怕別人撿去似的，用腳跟踩到泥里。

唉，金妞子，金妞子！我去當礦工光為着掙錢嗎？我要去找我的死對頭，爸爸媽媽的仇難道我能忘記嗎？……可是你是個女孩子，這樣的事怎能跟你商量呢？……

過了兩天，我當舅舅的面提出來要去當礦工。他說早聽金妞子說過了。“別說你現在年歲小，就是將來成了人我也不讓去，寧可挎筐賣青菜去，也不能當礦工。那四塊石板的棺材活埋了多少人哪！”

晚間我半宿未睡着覺。我只有走另一條路：到哈爾濱找媽媽去。第二天我起來，吃了一塊餅子，把媽媽留下的破棉襖一挾，趁着舅舅不在屋，就從後窗戶跳出去，提心吊膽，怕金妞看見，因為她這幾天好像知道我的心事，老拿眼睛盯着我。

哈爾濱在哪个方向，我不知道。那天夜里聽舅舅給金大爺講，媽媽說到哈爾濱投松花江……那哈爾濱一定在松花江邊上了，我就順着松花江岸走。雪深的地方沒了我的腿肚子，江岸上風很硬，吹在身上刺得骨頭痛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一心想：見着媽媽，要摟着媽媽的腿，痛痛快快哭上一陣子，然後說：“媽媽，我再也不離開你了！咱娘倆要死就死在一起吧！……媽媽你瘦多了，是想我想的吧？……”媽媽一定摟着我，親我的臉……我無邊無沿地想着，眼淚掉下來了。一個木頭疙瘩把我絆了個斤斗，灌了我一嘴一脖子一袖筒子雪，我爬起身來，腦袋清醒了一些，忽然我想到，哈爾濱離這多遠呢？走到那兒不活活地餓死了嗎？就

是到了哈爾濱，又上哪去找媽媽呢！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眼淚又流下來了，經風一吹，臉上挂了冰條。風卷着雪在我身邊打旋旋，一會兒雪就把我埋上了半截。五六只老鴿，呱拉，呱拉叫着，在我頭頂上飛。我怎能回去呢？我死也要找媽媽！我用力要把腿從雪里找出來，兩條腿痛得麻辣辣的，一下子沒站穩，一頭扎在雪里了。風卷着雪往我身上猛蓋，黑老鴿呱拉呱拉叫着，越飛越低。……

……我看見媽媽來了，拿着夾襖往我身上壓，我心里很清楚似的，覺得這回說啥也得先拉住她的手，問她到哪兒去了。我果真一把抓住了她的手，喊了聲：“媽媽！”

“孩子，你可醒過來啦！”有人在我的耳邊說。

我覺得身上蓋了很多東西，我心里想，是正當我倒在雪里的時候，媽媽看我來了嗎？我想坐起來，有人輕輕按住我的身子說：“小牛，乖孩子，快躺下！”我睜開眼睛一看，原來我是躺在炕上的，我拉着的是金大爺的手，金妞端碗開水站在我身邊，她眼睛哭紅了。舅舅在地下走着，急的直搓手。

我心里一酸，哭起來了。……

四

因為我長的又矮又瘦，依舅舅的想法，我到了礦山，鬼子一定相不上眼，還會把我趕回家來，到那時我一定會死了這條心，再也不吵着要去當礦工了。

這一天早晨，街道上落了一尺多深的大雪。我把媽媽的破夾襖穿上了，腰間系根麻繩子，說袍子不是袍子，說褂子不是褂子，反正擋風抗凍就行。我和大伙坐在一輛開往礦山去的勞工車上，寒風吹的我透心涼，我渾身打起哆嗦來，牙齒不住地磕碰着。汽車開動了，金妞隨在車後跑到了十字路口，才停住了腳，傻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個勁地擦着眼睛，直到汽車拐弯了，她才慢騰騰地一步三回頭地走回去了。

到了礦山以後，來領工人的把頭大扒皮將我們弄進勞工棚子，選了老半天，選出了一些人去。我心里涼了半截，尋思不要我了呢！最後馬二長脖子走到我跟前，掐着我的脖子，和豎在牆角的鐵鍬一比，說：“他媽的，還沒有鐵鍬把子高呢，能幹個屁活，是來偷東西的吧！”說着，把我的腦袋使勁地往鐵鍬把子上撞了几下，痛得我直咧嘴，兩眼直冒金星。我把腦袋一搖晃，眼睛一



瞪，跑到牆角，臉對着把头站着，忍了又忍才沒拿拳头揍他。

把头大扒皮看我这神气，張开他那滿嘴黃板牙，一边罵一边說：“你这小兔羔不服气，要反抗怎的？赶快給我滾蛋！”

这时進來个留小胡子的日本鬼子新川，小眼睛眨巴一气，說了句：“行的！通通的留下干活計！”接着又嘟嚕了一陣。馬二長脖子走過來瞪了我一眼說：“去他媽的干活，扫地，洗碗，擦灯，送信，做零活。……”

還沒等我走出工棚子，馬二長脖子就喊我去做活。我心里想，这老家伙也許比別人強点，誰想他也不是好东西。他叫我給他洗一条他酒醉后拉了一褲兜屎尿的褲子，我捏着鼻子接過來，还熏得我够呛。他一看見我捏着鼻子，就拿起鞋底子边往我身旁走边罵：“你嫌臭怎的？我叫你給我拿舌头舐！”正在这时，把头大扒皮扯着長声喊我：“快來，慢了我敲断你的狗腿！”我趁这机会把褲子往雪地里一扔，用脚狠狠地踹了几下。

大家都下井子去了，独有我像个孤魂似的，干什么都沒心思。鬼子和把头总嫌我干活少，有屁大的事也叫我到处送信，一天累的我腿肚子朝前。我是來报仇的，可是我人小力量單薄，这个仇怎么报呢？我不能太冒失，要等待时机。

过了几天，礦山上突然發生了什么事情，接連好几天，礦山的大門小門都关的嚴嚴的，崗楼上加了双崗。劳工棚子周圍，电網大白天照样放电。听說是因为从撫順調來一批劳工，非常厉害，其中有一个人一瞪眼睛，大家都瞪眼睛，有一个人說动手打

誰，大家都动手把他搯死。……所以鬼子格外小心，不讓这批劳工和先前抓來的劳工，以及住在礦山外边的工人們到一起交談一句話。因为这样，礦山里边和外边就一时断絕了來往。

我每天还是照样出出進進的。早晨往特务股長山本鬼子家里送信回來，餓的肚子咕嚕咕嚕直叫喚，端起一碗剩飯剛吃了兩口，新川鬼子闖進來了，一把就將碗搶了过去。他說有事找了我老半天，却沒見着影子。我說給山本太君送信去了，話還沒說完，他就狠狠地給了我一巴掌，把我的帽子都打掉了。我咬着牙站在那里，再沒說一句話。

新川鬼子走了，我抱着头坐在那里想心思，忽听身后有人問我：“你就是小牛吧！是和医院看門的金大爺住一排房子吧？”說着，那个人的手已經摸到我的頭頂上了。我扭头一看，原來是在劳工棚子里做飯的王大叔，他炒菜最有滋味，把头大扒皮請鬼子吃飯，都找他做菜去呢。我說：“我們和金大爺住的房子是門對門。”

他看我腮上挂着泪珠，一边給我擦着，一边安慰我說：“又挨打受气啦！你要学乖一点，多長只眼睛呀！看見鬼子來了，就裝得手頭勤快点；等鬼子一轉身，眼睛朝前，你干脆坐下歇着，一点也不別干。忍耐点，記住，窮人总要有出头的日子的！”他从鍋里給我盛來一碗飯，我蹲在伙房門口大口大口地嚼着。

王大叔坐在門口一塊大青板石上，掏出一根銅烟袋來，裝上一袋烟，叼在嘴上還沒等点着火呢，忽然把烟袋往下一摺，兩手

張开向我喊道：“小牛，快來！”

我莫名其妙地走到他身边，他緊緊地把我摟在怀里，摸着我的耳朵說：“小薄耳朵，你今年几歲了？真是尖下巴頰，小薄耳朵，太陽光一照，透亮！”王大叔兩眼紅紅的，我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。

我告訴他今年几歲了。他听着，用左手摸着我的頭頂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我离开家整整九個年頭啦！……你真是小薄耳朵！……”最後這句話聲音很低。

他一個勁摸我的頭頂，突然一個硬東西在我的頭上碰了一下，我抬頭一看，原來他左手中指上帶着一個白亮亮的銀手鐲。我問他：“王大叔，你怎麼還帶個銀鐲子？”我用手摸着那個有香頭粗的大白手鐲。

“孩子，這是我從家帶出來的！”他的眼光直直地看着我的臉。

“大叔，你是被鬼子抓來的嗎？”

“我——是被抓來的！”他的眼睛看着地皮出神。

“王大叔，你家住在哪兒呀？”我和他嘮起來了。

“家嘛，離這可遠嘍！”他仰起臉看着天，好像從那兒能找到他的家鄉似的。

我看他老不吱聲，手一個勁摸我的耳朵，又問道：“王大叔，你家裡還有啥人呀？”他摸着我的頭頂那股親熱勁，使我又想起爸爸來，我緊緊地偎在他的懷裡。

“還有啥人！”他忽然提高聲音回答，好像反問我似的。接着又說，“啥人都有，啥人也沒有哇！……我是在東山里挖‘棒槌’^{〔注一〕}被抓來的。……”

“王大叔，你挖出來過多大的‘棒槌’？人家說，‘七兩為參，八兩為寶’，對嗎？”我好奇地問，因為我在很小的時候總想到東山里挖“棒槌”去，挖回來寶貝，好賣錢养活爸爸媽媽。

他看了我老半天，才說：“我們挖出來很多一百來斤重的！”

我瞪着眼睛看看他說：“別唬我，哪有那麼大個頭的‘棒槌’！”

他說：“是活寶，是吃人的‘棒槌’！要都挖絕根了，咱們窮人就出頭露面了！……”正在這時候，把頭大扒皮把王大叔喊去了。他站起身，邊走邊把煙袋里裝好的煙又倒進煙口袋里了。

這天晚上他告訴我，他家裡也有一個孩子，要是不死，也像我這麼大了。現在啥人也沒有了，家破人亡。

事情是這樣——“九一八”事變，奉軍^{〔注二〕}被蔣介石騙進關里去，日本鬼子沒費事就霸占了東北，到處奸淫燒殺，無所不為。

王大叔的家住在奉天（瀋陽）到北平（北京）的火車道旁邊，遼河在那兒穿過，有一座很大的鐵橋，王大叔住的堡子離橋有二里路。

日本鬼子把橋占住以後，就一伙一伙的到堡子里搶東西，燒

〔注一〕 挖“棒槌”就是挖人參。

〔注二〕 奉軍，指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的軍隊。

房子殺人。堡子里的人每天都跑个人芽不剩，連藏帶躲有半个多月。有一天下小雨，大家尋思鬼子不会來了，都偷偷地溜回家，把埋起來的米掏出來做飯。

差不多每家的飯都剛做好，忽听有人拚命地喊：“鬼子上來啦！”接着就响起了槍声，摻雜着孩子的哭声和女人的叫声。

王大叔家住在后街，等他知道信的时候，鬼子已經到大門口了。他从后牆逃跑了。鬼子打了一槍，子彈从他头皮上穿过去。他老婆肚子里有七个月的孩子，还抱着个三歲的孩子，鑽進当院柴禾堆里，沒有藏嚴实，被鬼子翻出來了，用刺刀逼着要好东西，讓領着找年青的花姑娘去。他老婆摟着孩子坐在地上，死也不动。鬼子兵急了，就用手扯住孩子的脖子拉，老婆就死抱住不放手。鬼子兵就一脚踢在她肚子上，把肚里孩子就踢出來了。她昏了过去，把怀里的孩子摔出去好远，哭叫着，爬着。鬼子又給了她一刺刀，把她殺死了。

鬼子抱柴禾燒着了房子，又把爬在老婆身上的孩子扔到火里去了。

等王大叔回來时，眤着燒完了的房子，和扎死在院子里的老婆，沒有掉一个眼泪瓣，呆呆地在院子里坐了一宿。

以后，他埋起老婆就到东山里來了。……

从此我和王大叔处的可親近啦。他一見面就必定叫我小薄耳朵。我一有閑空，就帮他做点零碎活計。

王大叔和金大爺也沒断了通信，我就成了他倆的跑交通的



了。因为我每天都要給鬼子跑几趟信，越來我胆子越大起來，有时把我們的信塞在鬼子信封里，走到崗樓鬼子兵跟前，把手里的信往高一举，大声說：“大大太君的，信的給！”心想，誰敢动一下？我是貼保險条的通訊員！我越干越高兴，觉得自己真有一套本領了。

鬼子越來越凶，見誰不順眼就抓到特务股拷問。有一天，王大叔找我給他看門放哨。并且跟我說：“小薄耳朵，要机灵点，我和九号棚子撫順來的張大叔商量点事。順便再看一看昨天被煤塊子軋伤的康大叔，你可千万别讓鬼子闖進工棚子。”

我应下这个任务來了。我知道，王大叔这几天正在和新从撫順抓來的劳工取聯絡；这是大事，鬼子妄想挑撥从撫順來的劳工，和在这兒的劳工發生冲突。昨天鬼子逼着先抓來的劳工把棚子騰出來給撫順來的住，还說，如果不騰出來，撫順的就要搶着硬住……結果金大爺寫來封信，把鬼子的花招給捅漏了。王大叔說，鬼子破坏不了我們工人的团結，我們要不团結起來，鬼子和把头会把我們吞下肚去，連骨头都不吐。……

果然，王大叔剛走有五分鐘。把头大扒皮屋里來了客人，馬二長脖子到厨房來燙酒，兩只圓溜溜綠森森的蛤蟆眼睛看着我說：“老家伙呢？叫他把粉条給我炒一碗來！”我說：“他上山本太君那去啦，沒有人呀！”他把眼珠子一瞪說：“你不是人嗎？”当时我一想，要說不会，不但挨頓暴打，他也許闖到工棚子去找別人，那可就坏大事了。我就硬着头皮，学着王大叔的样子做起來，先

把粉条用开水燙軟，然后往炒菜勺里倒了油。鍋台太高，我只好脚底下垫个小凳子。剛炒一会，那边屋里就吵吵：“多半天啦，還沒弄好！”急的我滿头淌汗，也顧不得擦。屋里把头大扒皮罵起來了。我急着捅了一下爐子，这一下火头太旺了，粉条炒成像烟絲似的連黑帶黃。我一咬牙，不管熟不熟就端上去了。把头大扒皮一看，沒容分說，拿起筷子照着我的腦袋就是几下子，然后把我拖到門外，一脚把我踢了个前爬子。我老半天才爬起來，他指我鼻尖罵着。这时鬼子來了，咬牙一笑，端碗开水讓我頂在头上。我一看是新川，这还好，要是山本，方才的事可就漏了。我腰上被踢的受了伤，痛得嘴唇直哆嗦。我含着眼泪，看見走進屋的鬼子和把头，心里想：等我有力气的时候，非狠狠揍死你們不可。

王大叔回來了，我沒有告訴他方才挨打的事，緊躲着被打腫了的臉，还怕他看見我哭紅了的眼睛。可是也怪，人要是受了委屈，一看見親人，就非掉眼泪不可。

王大叔心里有事，沒有注意我，从碗櫃里端出一碗稀飯來，對我說：“小薄耳朵，你完成打更放哨的任务了。再到九号棚子，把这碗飯給康大叔送去。”我应了一声，赶忙接过碗轉身就走了。一走动，腰上的伤口更痛呢。

康大叔哎喲哎喲叫喚好几天了。他是最近从鄉下抓來的劳工，到礦山才干了七八天活，就被塌下來的煤把腰和腿都打坏了。如果能养十天半月，是会好的。我一進工棚子，里边已經点上了一盞半陰半暗的油灯，十几个人圍着一盆苞米碴子粥稀嚕呼嚕喝

的正欢。我認識他們中間的張大叔，跟他打了个招呼，我走到正哎哟叫着的康大叔跟前：“大叔，你要什么，我給你取去。”他有气無力地說：“要啥，要啥沒啥。唉！孩子你太好啦！自从我躺下你就經常來照顧我。万一你康大叔有好過來的那一天，一定好好的报答报答你。”他用舌尖舐着稀粥剛喝了一口。山本鬼子和把头大扒皮檢查棚子來了，一眼看到了他，鬼子就問：“喂，什么你的不干活！”康大叔說：“我的腰和腿被煤塊子打坏啦。”“那个的不行！”鬼子說着就用棒子掀起了他的破被子。馬二長脖子抓住他的衣服領子就往炕下拖。痛的康大叔說：“不行啊！不行啊！”“什么的不行，不干活的死啦死啦的好！”鬼子說着，照着康大叔就是几棒子。当时康大叔就昏过去了。正吃飯的工人們放下飯碗，都用仇恨的眼睛盯着鬼子和把头。鬼子又在康大叔小肚子上踩了一脚，就走了。这时大家拥向前，把康大叔抬到炕上，旁边站着的把头大扒皮看了看，說：“明天赶快干活，太君說啦，誰不干活打死誰！”張大叔气呼呼地說：“人死啦还得干活嗎？”跟前的人也都应声說：“是呀，人死啦还能干活嗎？”把头大扒皮被大家的憤怒情緒吓的轉身就走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行啊，养好了再說吧！”就溜出去啦！

康大叔就这样半死半活躺了好几个鐘头才醒过来。我坐在他旁边陪着他。他忽然睜开了眼睛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說：“孩子，我家……也有一个兒子……我……是不是还能看見他……”他那痛苦的深陷的眼睛里滾出眼泪來了。

我也一边掉泪珠一边安慰他說：“大叔——你不是叫看棚子的刘大爺給寫信去了嗎？能……看着他們……他們会來的……”

康大叔打了个唉声，眼睛里露出來一絲希望的光。

早晨我从金大爺那里拿來一包治伤的藥，找了根鷄翎，去給康大叔上藥。和往常一样，王大叔給我盛了碗稀飯帶着。等我到工棚子时，康大叔已經不在了。我想，他那么重的伤，怎能下井子呢！看棚子的刘大爺偷着告訴我，昨天夜里，他还喘着气，就被鬼子拖到万人坑去埋了。康大叔哭着喊：“我要看看我兒子……我死的屈呀！……”我端着碗回到伙房，头頂着牆角哭起來了。王大叔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摸着我的头頂說：“小牛，在这个年月里，咱們要永远記着这些事啊！”

我回到灯棚子，正忙着擦灯罩子。新川鬼子提着飯盒和半瓶啤酒進來了，一眼看見我擺在案子上的破盆，里边栽着棵綠葱心，他上去就是一棒子，把盆子打得粉碎。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心里好一陣难受哇！春天快來啦，我多么希望看見綠色的东西呀！所以我才栽了这棵葱。鬼子还不放心，举着棒子向我走來。这时把头大扒皮正从窗子前經過，往屋里探头看了一下，鬼子一边叫着一边追出去了。气的我把鬼子的飯盒盖揭开，狠勁的往里边吐了几口唾沫。

鬼子進屋來，对我瞪着眼睛罵了句：“八嘎，快干活！”拿起飯盒和酒瓶走了。

把头大扒皮和馬二長脖子，在窗外边走边說：“方才新川說，

山本太君講，昨夜扔進万人坑那个姓康的家伙老婆來了。听說还很年輕！明天派人去說她男人病啦，把她騙進棚子來，綁起來賣了。”

馬二長脖子小声說：“听說还帶着个五六歲的孩子呢！”

“孩子，找个麻繩往脖子上一系，裝在草袋子里，鑿个冰窟窿塞到江里去。这事可千万别讓劳工們知道了，給她透了信，說她男人死啦，那咱們可就兩手空空的了。”

我得赶快找王大叔想办法去！我不是孩子了，我不能眼睜睜看着窮人受欺負！

王大叔叫我連夜赶到小店去送信，要是去晚了，鬼子派人把她娘倆監視起來就不好办了。他說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訴每个工人。他叫我拿着个裝飯箱子，有人問，就說是給鬼子送飯去，好混出卡子門。

我正發愁很难混出卡子門去，正这时，新川叫我給山本送封信去，倒是个好机会。

我混出卡子門，一下山坡，外面刮着大風雪。我还是穿着原來那身破棉衣，一双露脚后根的破膠鞋，头上連頂帽子都沒有，王大叔給我圍了条破手巾。走出去不远，連風帶雪噲的我气都喘不上來了。我拚命跑着，不大一会，大腿就冻麻木了，兩只脚冻得像猫咬似的痛。跑着跑着实在抗不住了，我找了个木墩子坐下，从袖筒里抽出冻紅了的手，暖着脚趾头，然后又站起身來往前跑……跑到小店，天已經黑了。我找着了康大嬸，流着眼泪把康

大叔怎么死的，鬼子和把头怎么定計要陷害她的事說了一遍。

康大嬸抱着孩子，哭的死去活來，我劝着她說：“大嬸，快逃命吧！咱們窮人有报仇那一天呀……”

她把我摟在怀里，哭着說：“孩子……你救了我們娘倆的命啦……”

康大嬸摟着我，我臉貼着那个哭得喘不上气的孩子，我心里想，你我都是命苦的孩子！我看着康大嬸那張又瘦又黑的臉，我心里更酸。

她娘倆連夜逃出了富錦这个活地獄。

五

松花江开冻了，可是早晨还冻一層薄薄的冰碴呢。水流的飛急，使人看着头晕眼花。

早晨拉來一列空悶罐子車，停在劳工区，鉄板門大开，好像老虎張开了嘴似的，真使人看着炸眼。鬼子前几天又每人發下來个白布条，上边标着号碼，讓釘在衣服上。大扒皮見人就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好啦，服劳工期滿了，送大家还鄉。”可是汽笛一叫，仍然逼着劳工下井子，走的日期誰也摸不清。有人暗暗地說，等着上望鄉台吧！誰也猜不透鬼子的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。

我領到这个月的薪水了，大扒皮小算盤一扒拉，七折八扣，再刨去飯費，王大叔一計算，剩下的除了能買三斤苞米面，还能買上一把小葱子。我在工棚子里吃完了晚飯，想回家給舅舅送



錢去。

剛把錢揣到衣袋里要走，王大叔悄悄把我喚進他的屋子，小声對我說：“小牛！把這封信給金大爺送去。”他就很急的把信縫在我破衣服的袖子里。然后再三囑咐說：“小牛，這可不是小事呀！关联着几百人的

性命呀！到什麼時候也不要把信丟了。”他說完緊緊握住我的手，他手上的銀鐮子攔的我手指頭生痛。我想問他一下，今天這是怎麼的啦，為啥叫起我小牛來了呢？可是我來不及問，只是擺出十分有把握的樣子，一揚臉，看着他的眼睛說：“好吧！只要有我小牛在，信就丟不了！”

我心里明白，最近礦里情況很不好，鬼子拿槍逼着，下井子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，可是煤采不上來。從去年井子里發生暴動以後，工人更團結了，鬼子和把头平常不敢下井子監工去，怕工人打死他們。鬥爭更激烈了。

今天要我送的信，一定是有很緊急的事情。王大叔雖然未把信的內容告訴我，但從他那再三囑咐的神氣看來，一定不是件小

事。我走出工棚子，心里老這樣想：要出事呀！

幾個月來和王大叔相處，我知道他和金大爺是山里抗日聯軍派來的人，他們也常給我講，害我們全家的是日本鬼子和漢奸，抗日聯軍是專門打日本鬼子的，把鬼子趕跑，礦山就屬於咱們窮人的……

快走到卡子門了，我壯了壯膽量，大大方方，不停腳步地往前走著。

“八嘎！”隨着罵聲，從崗樓里鑽出兩個夾尾巴狼似的鬼子兵，刺刀尖都貼到我肚子上了。我眼皮都未掠，鎮靜了一下，說：“山本大大太君，叫我的他的家里去，干活的。”

鬼子兵翻了翻白眼珠，想了想，讓我把衣服解開。一個鬼子把我的褲兜兒翻了個底朝上。另一個鬼子走上前來，一看我這棉襖太破爛了，不知從哪兒檢查好。後來他一把將我棉衣扒下來，使勁一甩，扔在地下，大聲說：“開路！開路！”我心里忽悠一下子，信在衣服里縫着呢！我不顧一切地說：“太君，我的衣服沒有，凍死了死了的有！”一邊扑上前去往回奪衣服。鬼子端起刺刀就對着我的脖子刺來，我腳底下一滑，仰面朝



天摔了个跟斗，刺刀才算刺空了。我心里想，小牛娃，你可不是个傻孩子，丢了信比丢了命还厉害。我没有站起身来，就爬着用手去抓衣服。翻我裤兜的那个鬼子走过来，抬脚踩住我刚要摸到衣服的右手，刺刀尖对准我的脑袋比量着，看样子只要动一下，就把我脑袋刺破啦。我一摸心，嘴里大声说：“我的衣服没有，会冻死了死了的！”又伸出左手去抓衣服。方才刺我的那个鬼子，马上把衣服捡起来蹲在一边乱翻起来。忽然鬼子乐的举起我的破棉襖往高一蹦。我心里想：“坏了！信叫鬼子翻着了！”可是鬼子连眼都不眨我一眼，把破棉襖扔在地下了。踩着我手的鬼子眼睛尖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，也扑到那个鬼子身边去。我一看，趁这个空子，抓起棉襖就往山下跑。鬼子互相骂着厮打着，并没有理会我。等我一口气跑下山，一摸信，还在破补丁底下缝着呢，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可是再一摸，衣袋内薪水钱被鬼子掏去了。

今夜是个阴天，先头扬着小雪花，落在脸上就凝成水珠，下着下着刮起小西北风来了。脚底下白天融化了的路子，一踩软囊囊的，现在又冻成冰碴了，一踩咯吱响。棉襖早就穿露棉花套子了，天一暖和起来，我手闲得没事就把一疙瘩一块的棉花扯出来，谁想到，现在冻的我鼻子一阵阵发酸。

眼前走到了专住鬼子家属的日本街。这里日本孩子可能欺负人了，往常我有时是绕着走，有时上来我那股生楞劲，非从这走和他们打一架不可。这回因为心里有事，没有想起绕着走，等



走到街头才忽然想起來。我心一橫，硬着头皮走吧。忽然，一群日本孩子，哇啦一声就奔我來了。我不想惹他們，抬腿剛跑了几步，由于鞋破不跟脚，摔了个斤斗。小鬼子跑上來就給了我几个耳光子。他們比比划划笑了一陣，站个圓圈，你一把他一把地扯我的破衣服，袖子扯掉了，前大襟撕开花了。我一点也沒有还手，只是用手緊緊地抓着王大叔在我胳膊上縫的那塊破补丁。一看鬼子孩子还不散开，再呆下去要耽誤送信，我心里也不知从哪上來一股勁，一低头，猛下子頂过去，把那个大个子頂的仰面朝天摔倒了。我一口气就跑出了鬼子窩，心想，早晚我要报这个仇。

我一進屋，金大爺不在家，金妞一看見我，忙从炕上站起來，用一种驚奇的眼光看着我的臉，問道：“小牛，你臉怎么腫啦？”一陣委屈，我的兩泡热泪夺眶而出，一股股的順着紅腫的臉上流下來。我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向她講了事情的經過……她也含着眼泪憤恨地說：“早晚我們也能报着仇！”

我正想問金大爺上哪去了，說着他忽然回來了，一見着我就喜笑顏开地說：“小牛，你可來了！我愁死了！沒有人往工棚子里送信呢！”

“金大爺，王大叔讓我給你送信來了。”我一边說着一边扯坏衣服往外拿信。金妞要把我受鬼子欺負的事告訴金大爺，我緊着对她挤弄眼睛，她才未說出口。

金大爺接过信一看，不由得吱啞了一声，忙說：“小牛，你馬上还得返回去呀！”他上下一打量我，再沒往下說，皺着眉毛自言

自語：“这么远的路程，可真够孩子嗆！怎么办呢？”

我看他那为难的样子，把胸脯一挺說：“金大爺，这你就不对了，有信就派我送吧！你不是常說，为了大伙办事，不怕个人吃苦。另外，我也要給爸爸媽媽报仇呀！”这可把他乐坏了，一把將我抱起來：“小牛，你这小东西，可真成个大人了。”他又小声的告訴我：“今天夜里抗日联軍下山來，劳工棚子里的工人要暴动，投抗日联軍。你得赶快回去通知他們做好准备。你王大叔來信說，鬼子在夜里要把咱們礦里的劳工往其他地方礦里运，他們要來个大調換，对咱們來說可就太巧了！可是，我們的心紅透了，他換不了我們的心！”

我一听乐的一蹦說：“金大爺，我也去参加抗日吧！”

他摸着我的头頂說：“現在你就是抗日呢！等送完信回來，早晚我叫他們把你帶上山去。”

我問道：“他們不嫌我長的小呀？”

“不能，因为你給大家办着大事呀！”

我說：“快把信給我縫在衣服里边吧！”金妞又拿出一件衣服讓我套在里边。我尋思，又是她上次逼着我非穿不可的那件花夾襖吧？我是個小伙子怎能穿姑娘的花衣服呢！况且她也就那么一件。等她遞過來一看，正是那一件，再仔細一看，不知她用什么染了一下，弄得灰不灰藍不藍的。我只好套在里边，不然她又該生气了。

金大爺問我進礦里难不难，我心里話，鬼子差点把我肚子



給开了窗戶。
我說反正不能
通过卡子門，
只有繞到万人
坑后边，从臭
水泡子边才能
鑽進鉄絲網。
臨走时，他又
再三叮嚀我要
多加小心，并

告訴我，下半夜一点鐘，听見槍响不要出屋，最晚要在十二点鐘把信送到，不然可就坏了大事。

我走出住宅，雪停止了，天空布滿了烏云，北風刮的很緊。我深一脚淺一脚地向礦山走去。一路上我摔了好几个斤斗，手和臉都被石头扎出血來了。累的我兩条腿發酸發麻，往前一迈步，像硬木头棒子，都不会打弯了。到达鉄絲網不远时，北風吹着烏云团团的滚动起來，半圓的月亮从云隙中射出光來。我悄悄地爬到鉄絲網近前，圍繞着臭水泡子爬了大半圈，再定睛一看，沒有人站崗，我心里想，这回可真走紅运。我剛鑽过鉄絲網，想要直起腰來爬，忽然看見靠一棵大樹附近，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。不好！原來是鬼子哨兵正向我这边走來。起先，我把身緊貼着地，想躲他一下，誰知他越走越近，我忙將身子一轉，滾到臭水泡子里去了。

水不太深，恰好能把我的身子淹沒。我仰臥在水里，讓鼻孔露在水皮上呼气。我簡直是忘記是躺在水里，也不感到冷，也不感到駭怕，心里只是着急，怕耽誤了一点鐘的暴动時間。

鬼子哨兵也真可惡，站在臭水泡子旁边注視了老半天，沒听見啥动静，才走开了。我赶忙爬起來，心急火燎地緊着往回跑，后来冻的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，我就往前爬着走。……当我爬到工棚子边上，猛的站起來扑進了屋子，身子冻得像条冰棒子，我爬到王大叔鋪位前，扯住他的被角，他醒了，驚訝的赶忙把我摟在怀里，我的舌头已經不灵活了；用尽了力气掙扎着，才說出來：“王……大叔——信——在这——里——……”就糊糊塗塗地昏过去了。

……等我醒过來的时候，心里想，到一点鐘沒有呢？猛地睜开了眼睛，才知道我是躺在自己的鋪位上，身上盖着我媽媽那件破夾襖。周圍的人都不知哪里去了。只有六十多歲的扫地的刘大爺，坐在我身旁。他看我要往起爬，忙把我按下說：“一动不能动！外边出天場大事了！鬼子想調換劳工，可是火車剛开出卡子門，劳工就炸了营，打死好多鬼子，听说新川也被打死了，劳工都跑到



山里去了！”

我想坐起來，忽然覺得脖子上套着根繩子，用手一摸，上邊系着個硬東西，我一看是銀手鐺，我大聲喊：“王大叔呢？”嗓子眼也不知為什麼這麼緊，痛的我說不出話來了。

劉大爺嘴貼着我耳朵根子說：“王大叔為了擋住鬼子，讓別人先跑，最後他被鬼子兵打傷了，抓住了。鬼子兵還跑到他的住處好翻，什麼也沒找出來，才用汽車把他拉到特務股去了。王大叔事先要不把你送到這兒來，孩子，你可就吃虧了。你上哪淘氣去了，怎麼半夜三更的往水里爬呢？”

我沒有吱聲，心裡好一陣子着急，流着眼淚，暗暗地說：“王大叔，你平常很靈巧，今天你怎麼笨起來了？落到山本的手裡還有好嗎？王大叔，我要替你報仇……”我手裡緊緊捏着銀手鐺。一股熱血涌上臉，腦袋里嗡地一下，比針扎還痛，又昏過去了。

六

自從王大叔被鬼子抓走以後，我到處去打聽消息，一連三四天沒有得到音信。

金大爺比我更關心，不過他很剛強，看我這個急樣子，就安慰我說：“小牛，你王大叔是個硬漢子，鬼子從他嘴裡半句話也掏不出去……萬一他有個好夕的……他犧牲的光榮！我們有二百多個人上了山，替他報仇！小牛，別亂跑，不要闖出禍來。我問你，聽我話不？”

這下子把我可給問住了。我怎能不聽金大爺的話呢？全礦的工人誰都尊敬他。因為他是舍身為大家的人。過去他也是下井子干活。他右手少了四個手指頭。聽說有一次他們在井子裡正挖煤，忽然瓦斯爆炸，起了火，大家嚇的扔下鐵鍬，拚命的往洞子外邊跑。這時鬼子拉起了火警笛。金大爺從人群裡擠到前邊，大聲喊：“我們要想活，就得把火撲滅了！”他操起一桶水倒在腦袋上，抱着兩個草袋子壓在火頭上。要逃跑的人也跑回來救火……大家救了好幾個鐘頭，才把火撲滅了。這時金大爺早被火燒昏過去了。大家抬着他走出洞口一看，恨的人咬牙！原來鬼子正預備好了東西，要把洞口封死呢！鬼子一看火滅了，才撤走堵洞口的東西，把洞里的人放出來了。

要不是金大爺帶頭撲滅了火，洞子裡邊一二百人又被鬼子活埋在裡邊了。就這次金大爺被火燒掉了四個手指頭。……在我們家屬住宅這一帶地方，金大爺家就是婦女待避所。男人受了鬼子和把頭的气，喝醉酒回來，就打女人出气。婦女們一挨打就往金大爺家跑。男人拿着洋鎬把在身後邊追趕，金大爺就出來往門口一站：“小子，幹什麼呀？”就說這麼一句，男人就得乖乖的將手裡鎬把放下，以後還得給女人陪禮。

王大叔這次被抓去，我再沒心思干活了，不管金大爺放心不放心，反正我每天都是從礦山回家來探聽信息。發生暴動的第四天，我又回家來，走在路上心直跳，老覺得出了啥事似的，所以就緊着赶路。當我走到房前一看，幾乎失聲哭起來。金大爺的屋子

窗戶門都被砸的粉碎，東西扔了一地。我舅舅也把門上了鎖。這是出了什麼事呢？我挨門一看，人人都把眼睛哭紅了，說是金大爺被鬼子抓走了。金妞藏在別人家裏了。我像挨了一棒子，眼淚一下子出來了，腿一軟靠在牆上。……等我把金妞找回來，她扑到我的懷裏，哭的喘不出氣來了。

原來，金大爺剛下班，忽然從門外走來一個穿西服褲子和勞工服上衣的家伙，金大爺忙把烟袋遞給金妞，讓她躲進別的屋子。這時那個家伙扭腰往門口一站，看了一會問道：“你是賣大米的嗎？”金大爺一看他那個鬼神氣，窗外又停着一輛摩托車，還有幾個人拿着槍站崗，就明白了八九分，就冷冷地說：“我們連豬糠都吃不上，大米那是老爺們吃的。”那小子把眼珠一瞪說：“他媽的，你是幹什麼的？誰叫你這麼說話？你反滿抗日！”金大爺翻了翻眼珠子說：“我是個窮工人，有人說我反滿抗日，那我們祖上還有德了呢！”

“好啊！你是共產黨！”特務暴跳如雷地罵着，劈面就是一馬鞭子，就這樣把金大爺抓走了。

無論我怎樣勸，金妞還是一個勁的哭。我嘴裏是勸着她，其實我的眼淚比她掉的也不少，怎能勸她呢？舅舅小聲告訴我，說是暴動那一天夜里，一個勞工跑出工棚子後，不和大家一起上山，往家裏跑，結果跑到家，屁股還沒沾炕沿呢，被保長綁着又送回礦山來了。鬼子把他渾身肉都打飛了，過了一頓電，他受不了酷刑，就告了密，鬼子就把金大爺抓走了。我恨得咬牙，要抓住那

個軟骨頭家伙，捅他一千刀子……

我沒有把金大爺做的事對金妞講。記得金大爺幾次對我說：“小牛，你這孩子心眼真好，待小妞和你親妹妹一樣！萬一出了一件事，有你我就放心了。”我怕金妞太傷心，晚間我哄着她說：“金大爺他既然沒有賣過大米，鬼子不能處他個罪名，會把他放回來的。”金妞把臉扭過去，明知道我是騙她。大概她哭一天也很累了。天還沒黑就一頭扎在炕上，我一直看她閉上紅腫了的眼睛睡着了，我才睡了。

我正睡得糊糊塗塗，忽然，砰！砰！幾聲槍響，驚醒了我和金妞。我看她睜開了眼睛，忽然坐起來了，看樣子心里跳的很厲害，張着嘴呼哧呼的喘氣。現在在外面靜悄悄地一點動靜也沒有了。她用手推醒了舅舅，問道：“舅舅，是什麼人打槍呀！”舅舅用干啞的聲音說：“我也不知道哇，反正沒有好事，不是殺人就是搶東西。睡吧，小妞，不要怕。”她的手緊緊地握着舅舅的胳膊，就又沉沉地睡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外面還朦朦亮呢，金妞就醒了。忽然想起昨夜的槍聲，她總覺得是回事，於是她偷偷地從炕上爬起來，悄悄地走出了屋子。

我一咕碌爬起來忙着跟出去。她看我出來了，一把抓住我的袖子，一邊流淚一邊說：“小牛，昨夜一定出了事，山本鬼子殺人啦——也許是我爸爸……”她臉埋在手掌里哭起來了。我半天沒吱聲，心比刀扎還難受。

“走！小牛！咱倆到山本后院，从板障子縫看一看去。”金妞說着就走。

我知道这是很危險的事。可是我也沒法把她劝回來。我倆剛走到离江岸不远的十字路口，看見从道东山本院里走出四个穿协和服的特务，他們拖着一个被鮮血浸透了的破麻袋，向江岸走去了。

金妞嘴唇直哆嗦地說：“小牛——是——是——我爸……”

還沒等我吱声呢，忽听山本院里狗在咬，有人叫罵：“老雜种！你說不說！”我一扯金妞的手就緊緊往山本后院走，還沒等跑到板障子跟前，又听狗在咬什么东西似的。我倆連滾帶爬地到了板障子跟前，順着板障子縫往里一看，只見馬棚子上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，看樣子是剛被狗咬过。山本鬼子和特务齐声問：“你說不說？你說不說？”

“那不是金大爺那双破布鞋嗎？”我心里一陣酸痛，還沒等我吱声，金妞早就認出來了，哇地一声就哭起來了。唉呀！这是什么地方呀！我一把捂住了她的嘴，抱着她一下子就滾到板障子后边土溝里边去了。

汪汪——！洋狗对着我們这边咬了兩声。

“啊——！”是金大爺叫了一声。

“老东西又昏过去了，用冷水澆！澆！”

鬼子們忙乱一气，才算沒留神我們这个方向。

我倆的手緊緊地握着，又从土溝往板障子跟前爬……金妞

也好像什么不怕了。

“啊——！啊——！”金大爺又醒過來了。

山本鬼子捏着皮鞭子大声問：“你是共產党？”

金大爺眼睛一瞪說：“我是——共產党！”

“通通的說出來！共產党！”

“不知道！”金大爺声音喊的很高。

“快說，反滿抗日还有誰？”大扒皮大声問。

金大爺把头往起一仰說：“有良心的中國人都反滿抗日！”

鬼子把眼睛一瞪，用手一指滿嘴是血的狗，它就一下子扑到金大爺身上了……

就听金大爺喊了声：“中國人——，要赶走——，日本帝——國主——义——！”又猛地立起身來，手招搖着，又仆倒了。他沒有再喊什么，就躺在那兒了。金大爺胸前已經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。特务又用凉水澆了几次，金大爺仍然是一动不动！

“江里的給！把他家里的人通通的抓來，死了死了的好！”山本鬼子摔了手中鞭子，把沾在手上的血往皮靴筒上塗着。

特务們忙着往麻袋里裝尸首。

大扒皮伸着脖子諂媚地說：“山本太君，他的家里，一个小姑娘的有！”同时指着金大爺尸首。

馬二長脖子搶着說：“太君，他的家里，还有个干兒子，那个小小的，常常的，給太君送信！”

“啊！什么？”山本發現了問題，忙又拿起鞭子。

馬二長脖子覺出自己的話起作用了，忙湊向前說：“死了的这个金的，他的干兒子，是給太君送信的那個小小的……”

還未等馬二長脖子說完，山本就暴叫如雷地喊：“快快的抓來！”

嗚……，特務們忙着發動摩托車。

我抱着金妞忙着往土溝里滾。她已經背過氣去了，臉色煞白。我一鼓勁，把她背起來，想從江岸繞着跑。可到底往哪里跑好呢？鬼子院里的摩托車一溜煙地向我們住宅區跑去。到那里他們找不見人，一定要四處尋找，那可就壞了。越急渾身越沒勁，背着金妞我一步也走不動了。

忽然，從身後走來了個頭戴草帽、腰里扎根草繩子、別着根銅煙袋、看來像個農民的人。但他手里提拉着破筐，里边裝了幾條魚。他拍着我肩頭說：“碰的巧！你倆就是小牛和金妞吧？”

我停下腳步沒敢吱聲。他把草帽往起一摘，我才看清楚，這人到金大爺家來過，但是不知叫什麼名字。他接過金妞背着，走在前邊，我提着筐跟在身後，走了一氣，我問：“叔叔，上哪去？”

“上山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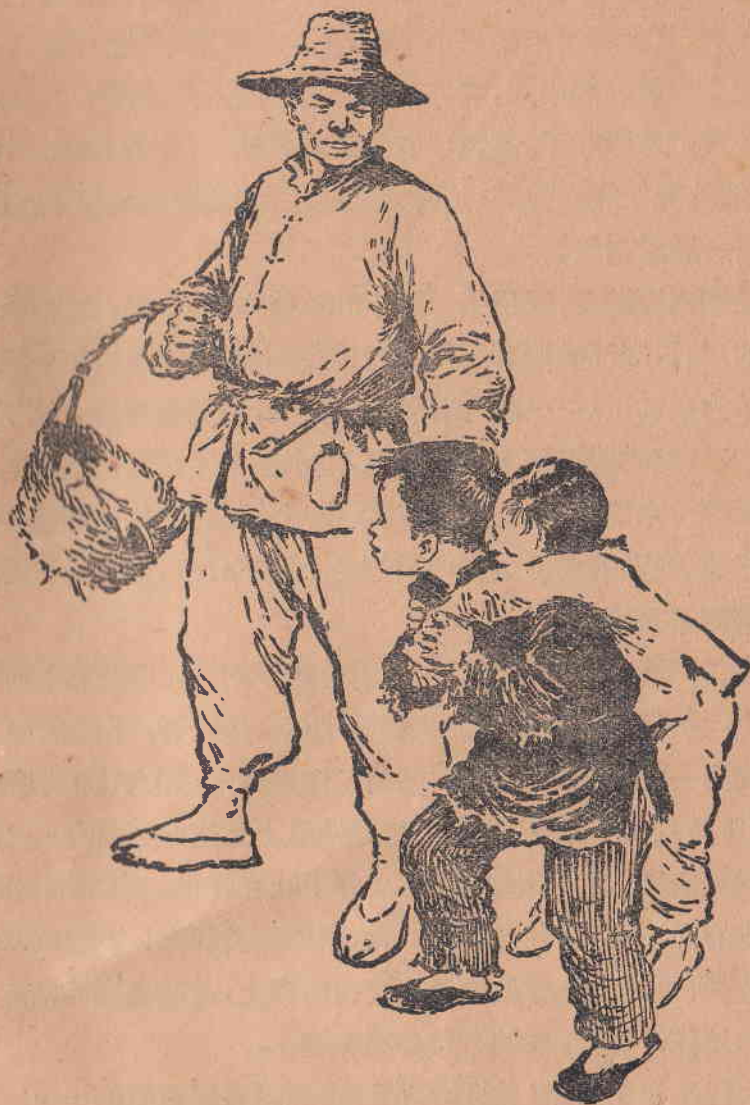
“抗日去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怎么走？”

“跟我走吧！”

又走了二里多路，金妞在他背上吱吱了兩聲，但是沒有睜開



眼睛。又拐了兩個弯才到了江灣。他停下，把金妞放在草地上。他卷起褲管，从乱草里拖出只小木船，上边还搭着个破漁網。

把金妞放在船中間，我守在她身边。那人伸腿蹬一下岸，船吱悠一声順水漂走了。他說：“有人問就說姓刘，你倆名叫小牛小妞，是我的兒子和女兒。”这时天大亮了，星星隱藏起來了，江面弥漫着一股股白气。

船順水漂游着，我用手一下下的掠着水，心里想，金大爺、王大叔的尸首，順江能漂到哪里去呢！漂到大海大洋里去……媽媽也投了这条江了。……我含着眼泪一回头，看見金妞臉上沾了一些土，我从破衣服上撕下塊破布來，用水沾湿了，給她擦着臉。

她醒過來了。瞪着眼睛看着我，也不言語。恐怕这陣她心里啥也未想。我貼着她耳边說：“咱們是上山抗日去，好替金大爺和我爸爸媽媽报仇！”

她仍然沒有吱声，抬起了头，看着撐船的人，眼光落在那根烟袋上。我也發覺了，和王大叔那根烟袋一模一樣。吓！金妞又从怀里掏出一根同样的烟袋來，遞給了撐船的人。那人拔掉烟鍋一看，从里边扯出个紙条來，我一看就知道上边定是寫着今后上那去取聯絡的事。那人看完把紙条嚼碎了吐在江里。也不知怎的，我心里有点不自在。金妞你真行，这事还瞞着我呢！我办的事比你多的多！可是我一看見她把头枕在船槓上，晶晶亮亮的泪珠一对一双地往江里掉，我就不忍心埋怨她了。

太陽出來了，通紅通紅的，把江水照得血紅血紅的……



统一书号：R 10024·1395

定价：0.15 元